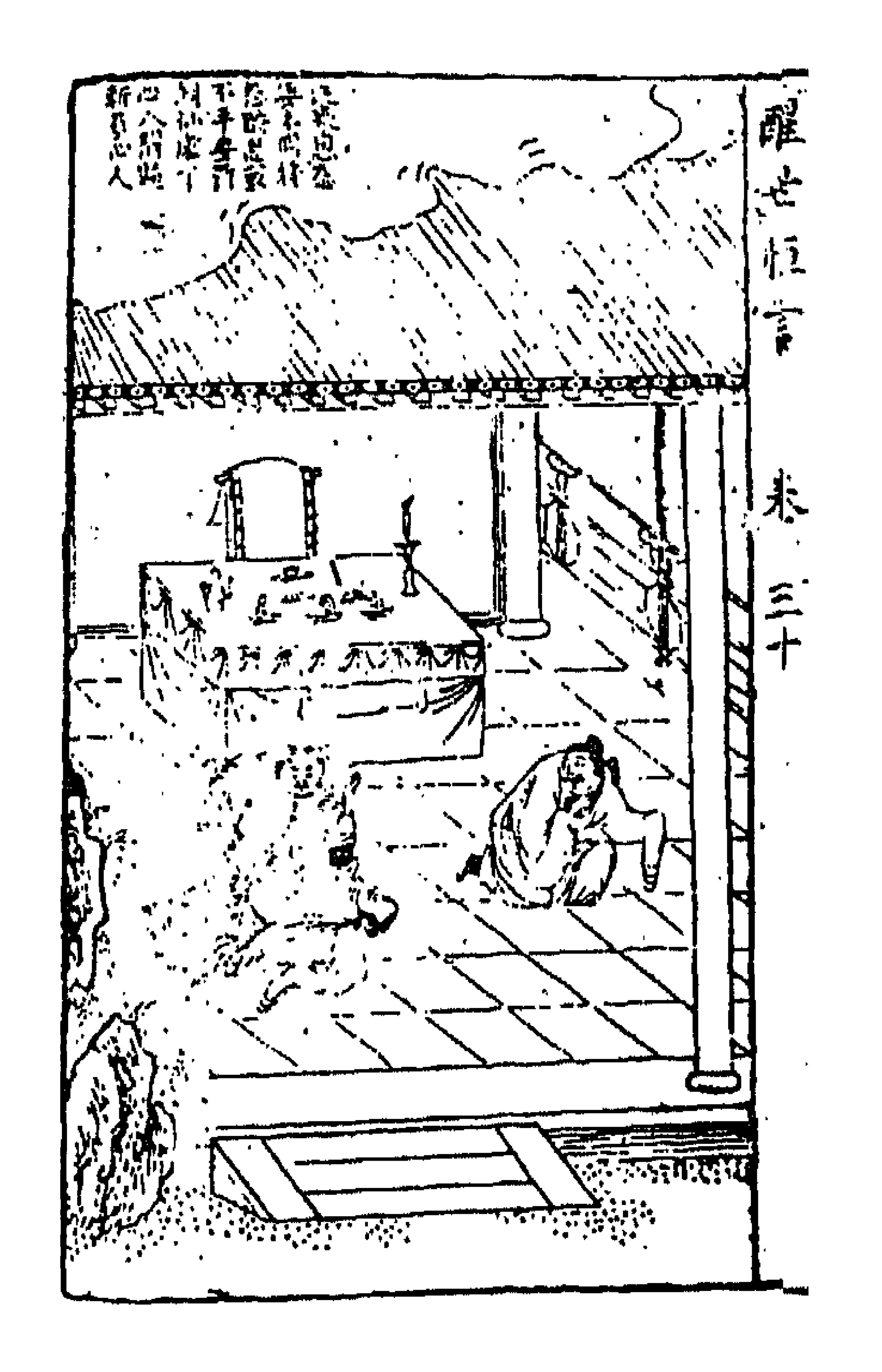
醒世恒言




醒世恒言 卷三十

第三十卷

李汧公窮邸遇俠客

世事紛紛如奕棋　輸贏變幻巧難窺
但存方寸公平理　恩怨分明不用疑

話說唐玄宗天寶年間長安有一士人姓房名德生得方面大耳偉幹豐軀年紀三十以外家貧落魄十分淹蹇全虧着渾家貝氏紡織度日時遇深秋天氣頭上還裹着一頂破頭巾身上穿着一件舊葛衣那葛衣又逐縷縷開了却與簑衣相似思想天氣漸寒這模樣怎生見人知道老婆餘得兩疋布兒欲要討

[illegible]喫死飯[illegible]

來做件衣服誰知老婆原是小家子出身器量最狹却又配着一副悍毒的狠心腸那張嘴頭子又乃千應變賽過刀一般快憑你什麼事高來高就低來低對死的也說得活起來活的也說得死了去是一個翻唇弄舌的婆娘那婆娘看見房德沒甚活路靠他喫死飯常把老公欺負房德因不遇時說嘴不響毋事只得讓他漸漸的有幾分惧內是日貝氏正在那里思想老公恁般狼狽如何得個好日却又怨父毋嫁錯了對頭擦了終身心下正是十分煩惱恰好撞在氣頭上乃道老大一個漢子沒處尋飯喫靠着女

人道日如今連衣服都要在老娘身上出窩說出來可不羞麼房德被搶白了這兩句滿面羞慚事在無奈只得老着臉低聲下氣道娘子一向深虧你的氣力感激不盡但目下雖是落薄少不得有好的日子權借這布與我後來發積將大大報你的情罷貝氏搖手道你的甜話兒哄得我多年了信不過這兩疋布老娘自要做件衣服過寒的休得指望房德布又取不得反討了許多沒趣欲待厮鬧一場只怕老婆嘴舌又利喉嚨又响恐被隣家听見反妝幌子敢怒而不敢言學口氣撞出門去指望尋個相識告借走

了大半日一無所遇那天却又與他做對頭偏生的忽地發一陣風雨起來這件舊葛衣被風吹得颼颼如落葉之聲就長了一身寒栗子冒着風雨奔向前面一古寺中躲避那寺名爲雲華禪寺房德跨進山門看時已先有個長大漢子坐在左廊檻上殿中一個老僧誦經房德便向右廊檻上坐下呆呆的看着天上那雨漸漸止了暗道這時不走只怕少刻又大起來却待轉身忽掉過頭來看見墻上畫一隻飾鳥翎毛兒翅膀兒足兒尾兒件件皆有單單不畫鳥頭天下有恁樣空腔子的人自己饑寒尚且難顧有甚

心腸却許品這畫的鳥來想道常聞得人說畫鳥先
畫頭這畫法怎與人不同却又不畫完是甚意故一
一頭想一頭看轉覺這鳥畫得可愛乃道我雖不曉
此道諒這鳥頭也沒甚難處何不把來續完卽往殿
上與和尚借了一枝筆蘸得墨飽走來將鳥頭畫出
却也不十分醜自覺歡喜道我若學丹青到可成得
剛畫時左廊那漢子就踱過來觀看把房德上下仔
細一相笑容可掬向前道秀才借一步說話房德道
足下是誰有甚見教那漢道秀才不消細問同在下
去自有好處房德正在窮困之鄉聽見說有好處不

勝之喜、將筆還了和尚、把破葛衣整一整、隨那漢子前去、此時風雨雖止、地上好生泥濘、却也不顧、離了雲華寺、直走出昇平門、到樂遊原傍邊、這所在最是冷落、那漢子向一小角門上連叩三聲、停了一回、有个人開門出來、也是个長大漢子、看見房德、亦甚歡喜、上前聲喏、房德心中疑道、這兩個漢子是何等樣人、不知請我來有甚好處、問道、這里是誰家、二漢答道、秀才到裡邊便曉得、房德跨入門裡、二漢原把門撐上、引他進去、房德看時、荊蓁滿目、衰草漫天、乃是个敗落花園、灣灣曲曲、轉到一个半塌不倒的亭子

上裡邊又走出十四五個漢子、一個個拳長臂大、面貌猙獰、見了房德、盡皆滿面堆下笑來、道秀才請進、房德暗自驚駭、道這班人來得蹺蹊、且看他有甚話說、衆人迎進亭中、相見已畢、遜在板凳上坐下、問道秀才尊姓、房德道、小生姓房、不知列位有何說話起初同行那漢道實不相瞞我衆弟兄乃江湖上豪傑專做這件沒本錢的生意、只爲俱是一勇之夫、前日幾乎弄出事來、故此對天禱告、要覓個足智多謀的好漢、奉他做個大哥、聽其指揮、適來雲華寺墻上畫不完的禽鳥、便是衆弟兄對天禱告、設下的誓願、取

羽翼俱全單少頭兒的意思若合該興隆天遣个英雄好漢補足這鳥便迎請來為頭等候數日未得其人且喜天隨人願今日遇着秀才恁般魁偉相貌一定智勇兼備正是眞命宗主了衆兄弟今後任憑調度保个終身安穩快活可不好麽對衆人道快去宰殺牲口祭拜天地內中有三四个一溜烟跑向後邊去了房德聞言道原來這班人都是一夥强盗我乃淸淸白白的人如何做恁樣事答道列位壯士在上若要我做別事則可這一樁實不敢奉命衆人道却是爲何房德道我乃讀書之人還要巴个出身日子

怎肯幹這等犯法的勾當衆人道秀才所言差矣方今楊國忠爲相賣官鬻爵有錢的便做大官除了錢時就是李太白恁樣高才也受了他的惡氣不能得中若非辨識番書恐此時還是個白衣秀士哩不是冒犯秀才說看你身上這般光景也不像有錢的如何指望官做不如從了我們大碗酒大塊肉整套穿衣論秤分金且又讓你做個掌盤何等快活散誕倘若有些氣象時據着個山寨稱孤道寡也錄得你房德孤吟未答那漢又道秀才千分不肯時也不敢相強但只是來得去不得不從時便要壞你性命這却

莫姓都向靴裏颼的拔出刀來嚇得房德魂不附體倒退下十數步來道列位莫動手容再商量衆人道從不從一言而決有甚商量房德想道這般荒僻所在若不依他豈不白白送了性命有那個知得且哄過一時到明日脫身去出首罷筭計已定乃道多承列位壯士見愛但小生平昔膽怯恐做不得此事衆人道不打緊初時便膽怯做過幾次就不覺了房德道既如此只得順從列位衆人大喜把刀依舊納在靴中道即今已是一家當以弟兄相稱了快將衣服來與大哥換過好拜天地便進去捧出一套錦衣二

頂新唐巾，一雙新靴。房德着扮起來，威儀比前更是不同。衆人齊聲喝采道：大哥這個人品，莫說做掌盤，就是皇帝也做得過。古語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房德本來是個貧士，這般華服從不曾着體，如今忽地煥然一新，不覺移動其念，把衆人那班說話細細一味，轉覺有理。想道：如今果是楊國忠為相，賄賂公行，不知埋沒了多少高才絕學。像我恁樣平常學問，進個如何能勾官做？若不得官，終身貧賤，反不如這班人受用了。又想起見今恁般深秋天氣，還穿着破葛衣，與渾家要疋布兒做件衣服，尚不能勾。及至仰告

親識又並無一個肯慨然週濟看起來到是這班人義氣與他素無相識就把如此華美衣服與我穿着又推我為主便依他們胡做一場到也落得半世快活却又想道不可不可倘被人拿住這性命就休了正在胡思亂想把腸子攪得七横八豎疑惑不定只見衆人忙擺香案擡出一口猪一腔羊當天排列連房德共是十八個好漢一齊跪下拈香設誓插血為盟祭過了天地又與房德八拜為交各叙姓名少頃擺上酒餚請房德坐了第一席肥甘美醞恣意飲啖房德日常不過黃虀淡飯尚且自不全周或覓得些

打楊國忠關節者皆不義也

酒肉也不能勾起心腸飽今月這番受用幷出望外且又衆人輪流把盞大哥前大哥後奉承得骨花眼笑起初還在欲爲未爲之間到此時便肯死心塌地做這樁事了想道或者我命裡合該有些造化遇着這班弟兄扶助眞个弄出大事業來也未可知若是小就時只做兩三次尋了些財物卽便罷手料必無人曉得然後去打楊國忠的關節覔得个官兒豈不美哉萬一敗露已是享用過頭便喫刀喫剮亦所甘心也强如擔饑受凍一生做個餓莩有詩爲証

風雨蕭蕭夜正寒　扁舟急槳上危灘

也知此去波濤惡　只爲饑寒二字難

衆人齊來盡去直要到黃昏時候一人道今日大哥初聚何不就發个利市衆人齊聲道言之有理還是到那一家去好房德道京都富家無過是延平門王元寶這老兒爲最况且又在城外没有官兵廵邏前後路徑我皆熟慣上這一處就抵得十數家了不知列位以爲何如衆人喜道不瞞大哥說這老兒我們也在心久了只因未得其便不想却與大哥暗合足見同心郎將酒肴收過取出硫磺焰硝火把器械之類一齊紮縛起來但見

白布羅頭、𧾷+幫鞋兜脚、臉上抹黑搽紅、手内提刀

持斧、褲褃剛過膝、斗拴裹肚、前後邦脟、腰紮纏

搭膊、一隊么魔來世界、數羣虎豹入山林

衆人結束停當、挨至更餘天氣、出了閘門、將門反拴好了、如疾風驟雨而來、這延平門離樂遊原約有六七里之遠、不多時就到了、且說王元寶乃京兆尹王鉷的族兄、家有敵國之富、名聞天下、玄宗天子亦嘗召見、三日前被小偷竊了若干財物、告知王鉷、責令不良人捕獲、又撥三十名健兒防護、不想房德這班人將氣正撞在網裡、當下衆強盜取出火種、引着火

把照耀渾如白晝。輪起刀斧，一路砍門進去。那些防護健兒并家人等俱從睡夢中驚醒，吶喊，各執棍棒上前擒拿，莊前莊後鄰家聞得，都來救護。這班強盜見人已衆了，心下慌張，便放起火來，奪路而走。王家人分一半救火，一半追趕上去，團團圍住衆強盜。拼命厮殺，殺傷了幾個莊客，終是寡不敵衆，被打翻數人，餘者盡力奔脫。房德亦在打翻數內，一齊綑穿索縛，等至天明，解進京兆尹衙門。王鉷發下畿尉推問。那畿尉姓李名勉，字玄卿，乃宗室之子，素性忠貞，向義有經天緯地之才，濟世安民之志，只為李林

甫、楊國忠相繼爲相，妒賢嫉能，病國殃民，屈在下僚，不能施展其才。這幾尉品級雖卑，卻是個刑名官兒，凡捕到盜賊，俱屬鞫訊，上司刑獄，悉委推勘，故歷任的幾尉，定是酷吏，專用那周興、來俊臣、索元禮遺下有名色的極刑。是那幾般名色，有西江月爲證：

犢子懸車可畏，驢兒拔橛堪哀，鳳凰曬翅命難挺，童子參禪魂碎。玉女登梯景象，仙人獻果傷哉，獼猴鑽火不招來，換個夜叉望海。

那些酷吏，一來仗刑立威，二來或是權要囑託，希承其旨，每事不問情真情枉，一味嚴刑鍛鍊，羅織成招

任你銅筋鐵骨的好漢到此也膽喪魂驚不如斷送了多少忠臣義士惟有李勉與他人不同專尚平恕一切慘酷之刑置而不用臨事務在得情故此並無冤獄那一日正值早衙京尹發下這件事來十來個強盜五六個被傷莊客跪做一庭行兇刀斧都堆在堦下李勉舉目看時內中惟有房德人材雄偉丰彩非凡想道恁樣一條漢子如何爲盜心下就懷個矜憐之念當下先喚巡邏的并王家莊客問了被劫情繇然後又問衆盜姓名逐一細鞫俱係當衙就擒不待用刑盡皆欵伏又招出黨羽窩穴李勉即差下吏

人前去措錢周至房後，乃俏伺到案前，合洪而言道
小人自幼業儒，原非盜輩，止因家貧無措，昨到親眷
處告貸，爲雨阻于華雲寺中，被此輩以計誘感，偏人
夥出，于無奈，遂將書鳥及人影前後事一一細訴。李
勉已是惜其材貌，又見他說得情詞可憫，便有意釋
放他，却又想一夥同罪，獨放一人，公論難泯，況是上
司所委，如何回覆，除非如此如此，乃假意吆喝下去，
分付俱上了杻杻，禁于獄中，俟拿到餘黨再問砍傷
莊客，遣回調理，巡邏人記功有賞。發落衆人去後，即
喚獄卒王太進衙。原來王太昔年因誤觸了本官，被

深不宜作 [illegible] 以聖人 是有試

誣搆成罪也虧李勉審出原在衙門服役那王太感激李勉之德凡有委托無不盡力爲此就叅他做押獄之長當下李勉分付道適來强人內有个房德我看此人相貌軒昂言詞挺拔是個未遇時的豪傑有心要出脫他因礙着衆人不好當堂明放托在你身上覷个方便縱他逃走取過三兩一封銀子教他遞與贈爲盤費速往遠處潜避莫在近邊又爲人所獲王太道相公分付怎敢有違但恐遺累衆獄卒打如何處李勉道你放他去後即引妻小躲入我衙中齋申文俱做于你的名下衆人自然無事你在我左

右做个親隨豈不強如為這賤役王大道若得相公救留在衙伏侍萬分好了將銀袖過急急出衙來到獄中對小牢子道新到囚犯未經刑杖莫教聚于一處恐弄出些事來小牢子依言遂將衆人四散分開王太獨引房德置在一个僻靜之處把本官美意細細說出又將銀兩交與房德不勝感激道煩禁長哥致謝相公小人今生若不能補報死當作犬馬報恩王太道相公一片熱腸救你那指望報荅但願你此去改行從善莫負相公起死回生之德房德道多感禁長哥指教敢不佩領捱到傍晚王太眼同衆牢子

將衆犯盡上囚床第一个先從房德起然後挨次而去王太覷衆人正手忙脚亂之時捉空走過來將房德放起開了枷鎖又把自己舊衣帽與他穿了引至監門口且喜內外更無一人來往急忙開了獄門攙他出去房德拽開脚步不顧高低也不敢回家挨出城門連夜而走心下思想多感畿尉相公救了性命如今投兀誰好想起當今惟有安祿山最為天子寵任收羅豪傑何不投之遂取路直下范陽恰好遇着个故友嚴莊爲范陽長史引見祿山那時安祿山久蓄異志專一招亡納叛見房德生得人材出衆談吐

投樓蓬萊下部下房德作了幾時暗地差人迎取妻子到彼不在話下正是

掙破天羅地網　撇開悶海愁城
得意盡誇今日　回頭却認前生

且說王太當晚只推家中有事要回分付衆牢子好生照管將匙鑰交付明白出了獄門來至家中收拾囊篋悄悄領着妻子連夜躲入李勉衙中不題且說衆牢子到次早放衆囚水火看房德時枷鎖撇在半邊不知幾時逃去了衆人都驚得面如土色叫苦不迭道恁樣緊緊上的刑具不知這處囚怎地掙脫逃

走了却害我們與屈官司又不知從何處去的四面張望牆壁並不見塊磚瓦落地連泥屑也沒有一些齊道這叛囚昨日還與義尉相公說是初犯到是個積年高手內中一人道我去報知王獄長教他快去禀官作急緝獲那人一口氣跑到王太家見門閉着一片聲亂敲那里有人答應問壁一个鄰家走過來道他家昨夜亂了兩個更次想是搬去了牢子道並不見王獄長說起遷居那有這事鄰家道無過止這間屋兒如何敲不應難道睡熟不成牢子見說得有理盡力把門撥開原來把根木子反撐的裡邊止有

幾件粗重家火，並無一人，牢子道，却不作准他房甚麼也走了，這妳因莫不到是他賫放的，佟管是不是且都推在他身上罷了，把門依舊帶上，也不回獄，徑望巖尉衙門前來，恰好李勉早衙理事，牢子上前禀知李勉，佯驚道，向來只道王太小心，不想恁般大胆，敢賣放重犯，料他也只躲在左近，你們四散去緝訪，獲到者自有重賞，牢子叩頭而出，李勉倍文報府，王鉷以李勉疎虞防閑，以不職奏聞天子，罷官為民，一面懸榜捕獲房德王太，李勉即日納還官誥，收拾起身，將王太藏于女人之中，帶回家去，

不因濟困扶危意　肯作藏亡匿罪人

李勉家道素貧却又愛做清官分文不敢妄取及至罷任依原是個寒士歸到舟中親率童僕躬耕而食家居二年有餘貧困轉劇乃別了夫人帶着王太並兩个家奴尋訪故知由東都一路直至河北聞得故人顏杲卿新任常山太守遂往謁之路徑柏鄉縣過這地方離常山尚有二百餘里李勉正行間只見一行頭踏手持白棒開道而來呵喝道縣令相公來還不下馬李勉引過半邊廻避王太遠遠望見那縣令上張阜蓋下乘白馬威儀濟濟相貌堂堂仔細認時

不是別个，便是昔年釋放的房德，乃道相公不消遊得，這縣令就是房德，李勉聞言，心中甚喜道，我說那人是个未遇時的豪傑，今果然，但不知怎地就得了官職，欲要上前去問，又想道，我若問時，此人只道曉得他在此做官，來與索探了，莫問罷，分付王太，禁聲，把頭回轉，讓他過去，那房德漸漸至近，一眼覷見李勉背身而立，王太也在傍邊，又驚又喜，連忙止住從人，跳下馬來，向前作揖道，恩相見了房德，如何不喚一聲，反掉轉頭去，險些兒錯過，李勉還禮道，恐妨足下政事，故不敢相通，房德道，說那里話，難得恩相

至此請到敝衙少叙李勉此時欵馬勢傑又見其意殷勤荅道既承雅情當暫話片時遂上馬並轡而行王太隨在後面不一時到了縣中直至廳前下馬房德請李勉進後堂轉過左邊一个書院中來分付從人不必跟入止留一个心腹幹辦陳顏在門口伺候一面着人整備上等筵席將李勉四個生口發于後槽喂養行李郎教王太等搬將入去又教人傳話衙中喚兩个家人來伏侍那兩个家人一个教做路信一个教做支成都是房德爲縣尉時所買且說房德爲何不要從人入去只因他平日月稱丈半扒房玄

齡之後在人前誇逞家世同僚中不知他的來歷信以爲真把他十分敬重今日李勉來至相見之間恐題起昔日爲盜這段情由怕衆人聞得傳說開去被人恥笑做官不起因此不要從人進去這是他用心之處當下李勉步入裏邊去看時却是向陽一帶三間書室側邊又是兩間廂房這書室庭戸虛敞窓槅明亮正中掛一幅名人山水供一個古銅香爐爐內香烟馥郁左邊設一張湘妃竹榻右邊架上堆滿若干圖書沿窓一隻几上擺列文房四寶庭中種植許多花木鋪設得十分清雅這所在乃是縣令休沐之

處故爾恁般齊整且說房德請李勉進了書房忙忙的掇過一把椅子居中安放請李勉坐下納頭便拜李勉急忙扶住道足下如何行此大禮房德道恭乃待死之囚得恩相超拔又賜盤纏逃至此方有今日恩相即恭之再生父母豈可不受一拜李勉是个忠正之人見他說得有理遂受了兩拜房德方纔起來又向王太禮請引他三人到廂房中坐地又吩咐道儀從等詢問時切莫與他說昔年之事王太道不消分付小人理會得房德復身到書房中扯把椅兒打橫相陪道深蒙相公活命之恩日夜感激未

能酬報不意天賜至此相會李勉道足下一時被陷
吾不過因便斡旋何德之有乃承如此垂念獻茶已
畢房德又道請問恩相歷在何任得過敝邑李勉道
吾因得罪足下京尹論以不職罷歸鄉里家居無聊
故遨遊山水以暢襟懷今欲往常山訪故人顏太守
路經于此不想却遇足下且已得了官職甚慰鄙意
房德道元來恩相因某之故累及罷官某反苟顏竊
祿于此深切惶愧李勉道古人爲義氣上雖身家尚
然不顧區區卑職何足爲道但不識足下别後歸于
何處得宰此邑房德道某自脱獄遯至范陽幸遇故

人引見安節使救于幕下甚蒙優禮半年後即署此縣尉之職近以縣主身故遂表某為令自愧才陋非才濫叨民社還要求恩相指教李勉雖則不在其位却素聞安祿山有反叛之志今見房德乃是他表舉的官職恐其後來黨逆故就他請教上把言語去規訓道做官也没甚難處但要上不負朝廷下不害百姓遇着死生利害之處總有鼎鑊在前斧鑕在後亦不能奪我之志切勿為匪人所惑小利所誘斷喪名節或僥倖一時實是貽笑千古足下立定這个主意莫說為此縣令就是宰相亦儘可做得過房德謝

道恩相金玉之言某當終身佩銘兩下一遞一答甚說得來少頃路信來稟筵宴已完請爺入席房德起身請李勉至後堂看時乃是上下兩席房德教從人將下席移過左側李勉見他要側坐乃道足下如此相叙反覺不安還請坐轉房德道恩相在上侍坐已是僭妄豈敢抗禮李勉道吾與足下今已為聲氣之友何必過謙遂令左右依舊移在對席從人獻過盃筯房德安席定位庭下承應樂人一行兒擺列奏樂那筵席盃盤羅列非常豐盛

雖無炮鳳烹龍　也極山珍海錯

當下賓主歡洽，開懷暢飲，更餘方止。王太等另在一邊款待，自不必說。此時二人轉覺親熱，携手而行，同歸書院。房德分付蹤信取過一副供奉上司的舖蓋，親自施設裀褥，提携溺器。李勉扯住道：此乃僕從之事，何勞足下自爲。房德道：某受相公大恩，即使生生世世執鞭隨鐙，尚不能報萬一。今不過少盡其心，何足爲勞。舖設停當，又教家人另放一榻，存傍相陪。李勉見其言詞誠懇，以爲信義之士，愈加敬重。兩下挑燈對坐，彼此傾心吐胆，各道生平志願，情投契合，遂爲至交，只恨相見之晚。直至夜分，方纔就寢。次日同

僚官聞得都來相訪相見之間房德只說是昔年曾蒙識薦故此有恩同僚官又在縣主面上討好各備筵席款待話休煩絮房德自從李勉到後終日飲酒談論也不理事也不進衙其侍奉趨承就是孝子事親也沒這般盡禮李勉見恁樣殷勤諸事俱廢反覺過意不去住了十來日作辭起身房德那里肯放說道恩相至此正好相聚那有就去之理須是多住幾月待某撥夫馬送至常山便了李勉道承足下高誼原不忍言別但足下乃一縣之主今因我在此就擱了許多政務倘上司知得不當穩便況我去心已决

强留于此反不適意房德料道留他不住乃道恩相既堅執要去某亦不好苦留只是從此一別後會無期明日容治一樽以盡竟日之歡從日早行何如李勉道既承雅意只得勉留一日房德留住了李勉喚路信跟着回到私衙要收拾禮物餽送只因這番有分教李縣尉險些兒送了性命正是

禍兮福所倚　福兮禍所伏

所以恬淡人　無營心自足

話分兩頭却說房德老婆貝氏昔年房德落薄時讓他做主慣了到今做了官每事也要喬主張此番見

老公與了兩個家人出去一連十數日不見進衙只道瞞了他做甚事體十分悔恨這日見老公來到衙裏便待發作因要探口氣滿臉反堆下笑來問道你邈有何事久不退衙房德道不要說起大恩人在此幾乎當面錯過幸喜我眼快瞧着留得到縣裏故此盤桓了這幾日特來與你商量收拾些禮物送他貝氏道那里什麼大恩人房德道呀你如何忘了便是向年救命的畿尉李相公只爲我走了帶累他罷了官職今往常山去訪顏太守路經于此那獄卒王太也隨在這里貝氏道元來是這人麼你打帳送他

多少東西房德道這個大恩人乃再生父母須得重重酬報貝氏道送十疋紬可少麼房德呵呵大笑道奶奶到會說耍話恁樣一個恩人這十疋紬送他家人也少貝氏道胡說你做了个縣宰家人尚沒處一注賺十疋紬一个打抽豐的如何家人便要許多老娘還要算計哩如今做我不着再加十疋快些打發起身房德道奶奶怎說出恁樣沒氣力的話來他救了我性命又資贈盤纏又壞了官職這二十疋紬當得甚的貝氏從來鄙吝連這二十疋紬還不捨得的只爲是老公救命之人故此慨然肯出他巳算做天

公冠何等豪挺房德以小人之行待君子心果然中小人不得鄙卿心矣

大的事了房德乃自嫌少心中便有些不悅故意道一百疋何如房德道這一百疋只勾送王太了貝氏見說一百疋還只勾送王太正不知要送李勉多少十分焦躁道王太送了一百疋幾尉極少也送得五百疋哩房德道五百疋還不勾貝氏怒道索性湊足一千何如房德道這便差不多了貝氏听了這話向房德劈面一口涎沫道啐想是你失心風了做得幾時官交多少東西與我却來得這等大落恐前還老娘身子賣來還湊不上一半哩那里來許多絹送人房德看見老婆發喉急便道奶奶有話好好商量怎

說着惱貝氏嚷道有甚商量你若有日去送他莫向我說房德道十分少只得在庫上撮去貝氏道嘖嘖你好天大的胆兒庫藏乃朝廷錢粮你敢私自用得的倘一時上司查核那時怎地回答房德聞言心中煩惱道話雖有理只是恩人又去得急一時沒處設法却怎生處坐在傍邊躊躇誰想貝氏見老公執意要送恁般厚禮就似割身上肉也沒這樣疼痛連腸子也急做千百段頓起不良之念乃道看你枉做了个男子漢這些事沒有決斷如何做得大官我有个捷徑法兒在此到也一勞永逸房德認做好話忙問

道你有甚麽法兒貝氏答道自古有言大恩不報不如今夜覷个方便結果了他性命於不乾淨只這句話惱得房德徹耳根通紅喝道你這不賢婦當初只為與你討疋布兒做件衣服不肯以致出去求告相識被這班人誘去入夥險些兒送了性命若非這恩人捨了自已官職釋放出來安得今日夫妻相聚你不勸我行些好事反教傷害恩人干心何忍貝氏一見老公發怒又陪着笑道我是好話怎到發惡若說得有理你便听了沒理時便不要听何消大驚小怪房德道你且說有甚理貝氏道你道昔年不肯把布

與你至今恨我麼你且想我自十七歲隨了你出遊所需那一件不虧我支持難道這兩疋布真个不於得因聞得當初有个蘇秦未遇時合家佯為不禮激勵他做到六國丞相我指望學這故事也把你激發不道你時運不濟却遇這強盜又沒蘇秦那般志氣就隨他們胡做弄出事來此乃你自作之孽與我什麼相干那李勉當時豈真為義氣上放你麼房德道難道是假意貝氏笑道你枉自有許多聰明這些事便見不透大凡做刑名官的多有貪酷之人就是至親至戚犯到手裏尚不肯順情何況與你素無相識

且又情真罪當，怎肯捨了自已官職，輕易縱放个重犯？無非聞說你是個強盜頭兒，定有贓物窩頓，指望放了，猜他去孝順，將些去買上囑下；這官又不要，又落些入已。不然，如何一夥之中，獨獨縱你一个？那曉知道你是初犯的窮鬼，竟一溜烟走了，他道官又罷休。今番打听着在此做官，可可的來了。」房德將前道没有這事，當初放我，乃一團好意，何嘗有絲毫別念。如今他自往常山，偶然遇見，還憫恤我公事，把頭掉轉，不肯相見，並非特地來相見，不要疑壞了人。貝氏又嘆道：「他說往常山，乃是假話，如何就信以爲真？且

不要論別件只他帶着王太同行便見其來意了房德道帶王太同行便怎麼貝氏道你也忒殺備細李勉與顏太守是相識或者去相訪是真了這王太乃京兆府獄卒難道也與顏太守有舊去相訪坒跟着同走若說把頭抑轉不來招攬此乃冷眼覷你可去相迎正是他奸巧之處豈是好意如果真要到常山怎肯又住這幾多時房德道他那里肯住是我再三苦留下的貝氏道這也是他用心處試你待他的念頭誠也不誠房德原是沒主意的人被老婆這班話一聳漸生疑惑沉吟不語貝氏又道總來這恩是

報不得的房德道如何報不得貝氏道今若報得薄了他一時翻過臉來將舊事和盤托出那時不但官見了帳只怕當做越獄強盜拿去性命登時就送若報得厚了他做下額子不常來取索如照舊饋送自不必說稍不滿欲依然揭起舊案原走不脫可不是到底終須一結自古道先下手為強今若不依我言事到其彼悔之晚矣房德聞說至此暗暗點頭心腸已是變了又想了一想乃道如今原是我要報他恩德他却從無一字題起恐沒這心腸貝氏笑道他還不曾見你出手故不開口到臨期自然有說話的還

眞近似 引小

有一件他此來這番緣無別話你的前程已是不能保了房德道據是為何貝氏道李勉至此你把他萬分親熱衙門中人不知來歷必定問他家人那家人肯替你遮掩少不得以直告之你想衙門八齣口嘴好不利害知得本官是做盜出身定然當做新聞廣相傳說同僚們知得雖不敢當面笑你背後譏誚也經不起就是你也無顏再存坐得住這個還算小可的事那李勉與顏太守既是好友到彼豈道不說自然一一道知其詳聞得這老兒最是古怪且又是他屬下尚被過河北一傳遍夜走路還只算遲了那將

可不依舊落薄終身怎處如今急急下手還可免得
顏太守這頭出醜房德初時原怕李勉家人走漏了
消息故此暗掩可喜王太如今老婆說出許多利害
正投其所忌遂把報恩念頭撇向東洋大海連稱還
是奶奶見得到不然幾乎反害自己但他來時合衙
門人通曉得明日不見了豈不疑惑況那尸首也難
出脫貝氏道這个何難少停出衙止留幾个心腹人
答應其餘都打發去了將他主僕灌醉到夜靜更深
差人刺死然後把書院放上一把火燒了明日尋出
些殘尸剩骨假哭一番衣衾盛殮那時人只認是火

燒死的有何疑惑房德大喜道此計甚妙便要起身出衙那婆娘曉得老公心是活的恐兩下久坐長談說得入港又改過念來乃道總則天色還早且再過一回出去房德依着老婆真个住下有詩為証

猛虎口中劍　長蛇尾上針
兩般猶未毒　最毒婦人心

自古道隔墻須有耳窓外豈無人房德夫妻在房說話時那婆娘一味不捨得這綃尺專意撺唆老公害人全不提防有人竊听况在私衙中料無外人來往恣意調唇弄舌不想家人路信起初聞得貝氏焦躁

旅中乃有小人上天所說不差

便覆在間壁簷上听他們爭多競少直至放火燒屋一句句听得十分仔細到喫了一驚想道元來我主人曾做過強盜虧這官人救了性命今反恩將仇報天理何在看起來這般大恩人尚且如此何况我奴僕之輩倘稍有過失這性命一發放得快了此等殘薄之人跟他何益又想道常言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何不救了這四人也是一點陰隲却又想道若放他們走了料然不肯饒我不如也走了罷遂取些銀兩藏在身邊覷个空悄悄悶出私衙一徑奔入書院只見支成在廚房中烹茶坐于檻上執着扇子打

睡也不去驚醒他竟走入書室看王太時却都不在止有李勉正襟據案而坐展玩書籍路信走近案前低低道相公你禍事到了還不快走更待幾時李勉被這驚不小急問禍從何來路信扯到半邊將適來所聞一一細說又道小人因念相公無辜受害特來通報如今不走少頃就不能免禍了李勉听了這話驚得身子猶如吊在氷桶裏把不住的寒顫向着路信倒身下拜道若非足下仗義救我李勉性命定然休矣大恩大德自當厚報決不學此負心之人急得路信答拜不迭道相公莫要高聲恐支成听得走漏

了消息彼此難保李勉道但我走了遺累足下于心何安路信道小人又無妻室待相公去後亦自逃遁不消慮得李勉道既如此何不隨我同往常山路信道相公肯收留小人情願執鞭隨鐙李勉道你乃大恩人怎說此話遂叫王太一連十數聲再沒一人答應跌足叫苦道他們都往那裏去了路信道待小人去尋來李勉又道馬匹俱在後槽怎生急走路信道也等小人去與他帶來急出書室回頭看支成已不在檻上打睡了路信即走入廚房中觀看那也不在元來支成登東廁去了路信只道被他聽得進衙去報

房德心下慌張覆轉身向李勉道相公不好了想被
支伾聽見去報主人了快走罷等不及管家矣李勉
又喫一驚半句話也應答不出棄下行李光身子同
着路信踉踉蹌蹌搶出書院做公的見了李勉坐下
的都跕起來李勉兩步并作一步奔出儀門外見有
三騎馬繫着是俟候縣令主簿縣尉出入的路信心
生一計對馬夫道李相公要往西門拜客快帶馬來
那馬夫曉得李勉是縣主貴客且又縣主管家分付
怎敢不依連忙牽過兩騎李勉剛剛上馬王太撞至
馬前手中提着一雙麻鞋問道相公往何處去路信

接口道相公要往西門拜客你們通到那里去了王太道因麻鞋壞了上街去買相公拜那个客路信道你跟來罷了問怎的又叫馬夫帶那騎馬與他乘坐齊出縣門馬夫在後跟隨路上分付道頃刻就來不消你隨了那馬夫真个住下離了縣中李勉加上一鞭那馬如飛而走王太見家主恁般慌促正不知要拜甚客行不上一箭之地兩个家人也各提着麻鞋而來望見家主便閃在半邊問道相公往那里去李勉道你且莫問快跟來便了說還未了那馬已跑向前去三人負命的趕如何跟得上看看行近西門早

有兩人騎着生口從一條巷中横冲出來路信舉目觀看不是別人却是幹辦陳顏同着一个令史二人見了李勉滚鞍下馬聲喏路信見景生情急呼道李相公管家們還少生口何不借陳幹辦的暫用李勉驀地意會遂收轉韁馬道如此甚好路信向陳顏道李相公要去拜客暫借你的生口與管家一乘少頃便來二人巴不能奉承得李勉歡喜指望在本官間前增添些好言語可有不肯的理麽連聲答應道相公要用只管乘去等了一回兩個家人帶跌的赶到走得汗淋氣喘陳顏二人將鞭轡遞與兩个家人上

了馬隨李勉趙出城門縱開絲韁二十个馬蹄如撒鈸相似循着大道望常山一路飛奔去了正是

折破玉籠飛綵鳳　頓開金鎖走蛟龍

話分兩頭且說支成上了東廁轉來烹了茶捧進書房却不見了李勉只道在花木中行走又遍尋一過也沒个影兒想道是了一定兩日久坐在此心中不舒暢往外閒遊去了約莫有一个時辰還不見進來走出書院去觀看剛至門口劈面正撞着家主元來房德被老婆留住又坐了一大回方起身打點出衙恰好遇見支成問可見路信麼支成道不見想隨李

相公出外閒走去了房德心中疑慮正待尋支成去尋覓只見陳顏來到房德問道曾見李相公麼陳顏道方纔在西門遇見路信說要往那里去拜客連小人的生口都借與他晋家乘坐一行共五个馬飛跑如雲正不知有甚緊事房德听罷料是路信走漏消息暗地叫苦也不再問履轉身原入私衙報與老婆知得那婆娘听說走了到喫一驚道罷了罷了這禍一發來得速矣房德見老婆也着了急慌得手足無措埋怨道未見得他怎地都是你說長道短如今到弄出事來了貝氏道不要慌自古道一不做二不休

事到其間說不得了料他去也不遠快喚幾个心腹人連夜追趕前去扮作強盜一齊砍了豈不乾淨房德隨喚陳顏進稿與他計較陳顏道這事行不得一則小人們只好趨承奔走那殺人勾當從不曾習慣二則倘一時有人救應拿住反送了性命小人到有一計在此不消勞師動衆教他一个也逃不脫房德歡喜道你且說有甚妙策陳顏道小人間壁一月前有一个異人搬來居住不言姓名也不做甚生理每日出去喫得爛醉方歸小人見他來歷蹺蹊行踪詭秘有心去察他動靜忽一日有一豪士青布錦袍羅

馬而來從者數人逕到此人之家留飲三日方去小人私下問那從者賓主姓名都不肯說有一人悄對小人說那人是个劍俠能飛劍取人之頭又能飛行頃刻百里且是極有義氣曾與長安市上代人報仇白晝殺人潛踪於此相公何不備些禮物前去只說被李勉陷害求他報仇若得應允便可了事可不好麼房德道此計雖好只恐他不肯陳顏道他見相公是一縣之主屈己相求定不推托還帖送禮物也求必肯受哩貝氏在屏後聽得便道此計最妙快去求之房德道將多少禮物送去陳顏道他是个義士直

情不通物得三百金足矣貝氏一力撺掇就備了三百金禮物大包備晚房德易了便服陳顏支成相隨也不乘馬悄悄的步行到陳顏家裡元來那住在一條冷巷中不上四五家鄰舍好不寂寞陳顏留房德到裡邊坐下點起燈火向壁縫中張看那人還未曾睡走出門口觀望了一回只見那人又是捆紮東西不住的搬入筐裡去了陳顏奔入報知房德起身就走陳顏道相公須打點了一班說話也要屈膝與他這事方纔房德點頭道是一齊到了門首向門上輕輕扣上兩下那人開門出問是誰陳顏低聲啞氣

答道。本縣知縣相公在此拜訪義士。那人帶醉說道。喒這裏沒有什麼義士。便要關門。陳顏道。且莫閉門還有句說話。那人道。喒要緊去睡。誰个耐煩。有話明日來說。房德道。略話片時。即便相別。那人道。既如此到裏面來。三人跨進門內。掩上門兒。引過一層房子乃是小小客坐。點將燈燭來炤。房德即倒身下拜道不知義士駕臨敝邑。有失迎迓。今日幸得識荆。深慰平生。那人將手扶住道。足下一縣之主。如何行此大禮。豈不失了體面。况喒並非什麼義士。不要錯認了。房德道。下官專來拜訪義士。安有差錯之理。教陳顏

支成將禮物獻上，說道：「些小薄禮，特獻義士爲斗酒之資，望乞哂留。」那人笑道：「咱乃闊闊無積，四海爲家，無一枝一能，何敢當義士之稱。這些禮物也沒用處，快請收去。」房德又躬身道：「禮物雖微，出自房某一點血誠，幸勿峻拒。」那人道：「足下驀地屈身匹夫，且又賜恁般厚禮，却是爲何？」房德道：「請義士收了，方好相告。」那人道：「咱雖貧賤，誓不取無名之物。足下若不說明白，斷然不受。」房德假意哭拜于地道：「房某負戴大寃久矣，今仇在目前，無能雪恥。特求義士是个好男子，有聶政、荊卿之技，故敢斗膽叩拜擎下，望義士憐念

房某含冤負屈，少展半臂之力，刺死此賊，生死不忘大德。那人搓手道，我說足下認錯了，咱貲身尚且無策，安能為人謀大事。況殺人勾當，非通小可，設或被人所見，這話反連累咱家，快些休講。因言罷，轉身先向外而走。房德上前一把扯道，聞得義士素抱忠義，專一除殘袪暴，濟困扶危，有古烈士之風。今房某身抱大冤，義士反不見憐，料想此仇永不能報矣。道罷又假意啼哭。那人冷眼瞧了這个光景，只道是真情，方道，足下真个有冤，房德道，若沒大冤，怎敢來求義士。那人道，既恁樣，且坐下，將冤抑之事並仇家姓名

寺在何處細細說來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兩下遂罷向而坐陳顏支成站于傍邊房德提出一段叙情反說李勉昔年誣指為盜百般毒刑拷打禁于獄中幸遣差獄卒王太謀害性命皆被人知覺不致于死幸解後官審明釋放得官此邑今又與王太同來挾制索詐千金意尤未足又串通家奴商定行刺事露遁來連此奴輩去奔往常山要唆顏太守來拿他一片說話甚是得十分利害那人聽罷大怒道原來足下受此大冤咱家豈忍坐視足下且請同縣在咱身上今夜往常山一路找尋此賊為足下報仇夜半到

衙中復命房德道多感義士高義恭當秉燭以待尋
成之日另有厚報那人作色道咱一生路見不平拔
刀相助那个希圖你的厚報這禮物咱也不受說猶
未絕飄然出門其去如風須臾不見了房德與衆人
驚得目睜口呆連聲道眞異人也樣將禮物收回待
他復命前再送有詩爲証

報仇憑一劍　重義藐千金
誰謂奸雄舌　能違烈士心

話分兩頭且說王太同兩个家人見家主出了城門
又不拜甚客只管亂跑正不知爲甚緣故一口氣跑

行了三十餘里，天色已晚，那又不尋店宿，散那琨乃是十三一輪明月，早已升空，趁着月色，不顧途路崎嶇，負命而逃，常恐後面有人追赶，在路也無半句言語，只管趲向前去，約莫有二更天氣，共行了六十多里，來到一个村鎮，已是井陘縣地方，那時走得口中又渴，腹内又饑，馬也漸漸行走不動，路信道來路已遠，料得無事了，且就此覓个宿處，明日早行，李彪依言，徑投旅店，誰想夜深了，家家閉戶關門，無處可宿，直到市稍頭，見一家門兒半開半掩，還在那里收拾家伙，遂一齊下馬，走入店門，將牲口卸了鞍轡，繫在

槽邊喂料路信道主人家揀一處潔淨所在與我們安歇店家答道不瞞客官說小店房頭沒有个不潔淨的如今止止空得一間在此教小二掌燈引入房中李勉向一條板櫈上坐下覺得氣喘吁吁王太恐不住問道請問相公那房縣主惓惓苦留後日撥夫馬相送從容而行有何不美卻反把自已行李棄下猶如逃難一般連夜奔走受這般勞碌路管家又隨着我們同來是甚意故李勉嘆口氣道汝那知就裡若非路管家我與汝等死無葬身之地矣今幸得脫虎口已謝天不盡了還顧得什麼行李辛苦王太驚

問其故李勉方待要說不想店主人見他們五人五騎深夜投宿一毫行李也無疑是歹人走進來盤問顏色說道衆客長做甚生意打從何處來這時候到此李勉一肚子氣恨正沒處說見店主相問答道話頭甚長請坐下了待我細訴乃將房德爲盜犯罪憐其材貌賄令王太釋放以致罷官及客遊遇見留回厚款今日午後回衙聽信老婆讒言設計殺害虧路信報知逃脫前後之事細說一遍王太聽了這話連聲唾罵負心之賊店主人也不勝嗟嘆路信道主人家相公鞍馬辛苦快些催酒飯來喫了睡一覺好趕

路店主人答應出去只見床底下忽地鑽出一个大漢渾身結束手持匕首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嚇得李勉主僕魂不附體一齊跪倒口稱壯士饒命那人一把扶起李勉道不必慌張自有話說咱乃義士平生專抱不平要殺天下負心之人適來房德假捏虛情反說公誣陷謀他性命求咱來行刺那知這賊子恁般狠心狗肺負義忘恩早是公說出前情不然險些誤殺了長者李勉連忙叩下頭去道多感義士活命之恩那人扯住道莫謝莫謝咱則去便來倒出庭中縱身上屋疾如飛鳥頃刻不見主僕都驚得吐了舌

纔不上去，不知再來還有何意。藥着男兒，不敢睡臥，連酒飯也喫不下。有詩為証：

奔走長途氣上沖，忽然床下出青鋒。
一番衷曲慇懃訴，喚醒奇人睡夢中。

再說房德的老婆，見丈夫同來，大事已就，禮物原封不動，自得滿臉都是笑靨，連忙整備酒席，擺在堂中。夫妻秉燭以待。陳顏也留在衙中，伏候到三更時分，忽听得庭前宿鳥驚鳴，落葉亂墜，一人跨入堂中。房德舉目看時，恰便是那義士，打扮得如天神一般，比前大似不同，且驚且喜，向前迎接。那義士全不謙讓

氣忿忿的大踏步走入去、居中坐下、房德夫妻叩拜稱謝方欲敘問只見那義士怒容可掬趕地掣出匕首指着罵道、你這負心賊子、李畿尉乃救命大恩人不思報効反听婦人之言背恩反噬既已事露逃去、便該悔過、却又架捏虛詞哄、暫行刺若非他道出真情連咱也陷于不義剮你這負心賊一萬刀方出咱這點不平之氣房德未及指辨頭已落地驚得貝氏慌做一堆平昔且是會話會講到此心胆俱裂一張嘴猶如膠漆粘牢動揮不得義士指着罵道你那潑賤狗婦不勸丈夫爲善反教他傷害恩人我且看你

肺肝是怎樣生的扑地跳起身來將貝氏一腳踢翻左腳踏住頭髮右膝捺住兩腿那婆娘連聲苦告饒命今後再不敢了那義士罵道潑賤淫婦咱也刊肯饒你只是你不肯饒人拔起匕首向胸膛上一刀直剖到臍下將匕首咬在口中雙手拍開把五臟六腑摳將出來血瀝瀝提在口中向燈下照看道咱只道這狗婦肺肝與人不同原來也只如此怎生恁般狠毒遂撇過一邊也割下首級兩顆頭結做一堆盛在革囊之中揩抹了手上血污藏了匕首提起革囊步出房中滌坦而去

話說時義膽包天地　竒起雄心動鬼神

再說李勉主僕在旅店中守至五更時分，忽見一道金光，從庭中飛入衆人一齊驚起，看時正是那義士放下革囊說道負心賊已被我剖腹屠腸，今携其首在此，向革囊中取出兩顆首級，李勉又驚又喜，倒身下拜道足下高義千古所無，請示姓名，當圖後報，義士笑道咱自來沒有姓名，亦不要人酬報，咱從床下而來，日後設有相逢，竟以床下義士相呼便了，道罷向懷中取出一包藥兒用小指甲挑少許彈于首級斷處，舉手一拱早已騰上屋簷，挽之不及，須臾不

知所往李勉兒棄下兩个人頭心中慌張正在驚怖可要作怪看那人頭時漸漸縮小須臾化爲一搭清水李勉方纔放心坐至天明路信取些錢鈔還了店家收拾馬匹上路說話的據你說李勉共行了六十多里方到旅店這義士又無生口如何一夜之間往返如風這便是前面說起頃刻能飛行百里乃劍俠常事耳那義士受房德之托不過黃昏時分比及追趕李勉還在途中驅驟未曾棲息他先一步埋伏等候一往一來有風無影所以伏于床下店中全然不知此是劍俠妙處且說李勉當夜無話次日起身又

行了兩日方到常山徑入府中拜謁顏太守故人相見喜隨顏開遂留于衙署中安歇顏太守也見沒有行李心中奇怪問其緣故李勉將前事一一訴出不勝駭異過了兩日柏鄉縣將縣宰夫妻被殺緣由申文到府元來是夜陳顏支成同幾个奴僕見義士行兇一个个驚號竄四散潛躱直至天明方敢出頭只見兩个沒頭尸首橫在血泊裡五臟六腑都摳在半邊首級不知去向皁上器皿一毫不失一家叫苦連天報知主簿縣尉俱喫一驚齊來驗過細詢其情陳顏只得把房德要害李勉求人行刺始末說出主

簿、縣尉即點起若干做公的，各執兵器，押陳顏作眼，前去捕獲刺客。那時鬨動合縣人民，都跟來看。到了陳顏間壁，打將入去，惟有幾間空房，那見一个人影？主簿與縣尉商議申文，已曉得李勉是顏太守的好友，從實申報，在他面上，恰有干礙。二則又見汧縣主簿、德乃將真情隱過，只說夜半被盜越入私衙，殺死縣令夫婦，竊去首級，無從捕獲，將下聞余其事。一面買棺盛殮。顏太守依擬申文上司。那時河北一路，都是安祿山專制，知得殺了房德，豈不去了一个心腹？倒下回文，著令嚴加緝獲李勉。聞了這个消息，恐怕

纔到身上遂作別顏太守回歸長安故里恰好王鉷坐事下獄凡被劾罷官盡皆起任李勉原起畿尉不上半年即陞監察御史一日在長安街上行過只見一人身衣黃衫跨下白馬兩個胡奴跟隨望着節導中亂撞從人呵喝不住李勉舉目觀看却便是昔日牀下義士遂滾鞍下馬躬身道義士別來無恙那義士笑道尉大人還認得咱家李勉道李某日夜在心安有不識之理請到敝衙少叙義士道咱另日竭誠來拜今日不敢從命倘大人不棄同到敝寓一話何如李勉欣然相從並馬而行來到慶元坊一个小角

門內人去過了幾重門戶忽然顯出一座大宅院廳堂屋舍高聳雲漢奴僕趨承不下數百李勉暗暗點頭道真是個異人請入堂中重新見禮分賓主而坐須臾擺下筵席豐富勝于王侯更出家樂在庭前奏樂一个个都是明眸皓齒絕色佳人義士道隨常小飯不足以供貴人幸勿怪李勉滿口稱謝當下二人席間談論些古今英雄之事至晚而散次日李勉備了些禮物再來拜訪時止存一所空宅不知搬向何處去了嗟嘆而回後來李勉官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為汧國公王太路信亦扶持做个小小官職詩云

從來恩怨要分明　將怨酬恩最不平
安得劍仙牀下士　人間遍取不平人